獨學廬三稿

獨學廬三稿卷三

東吳石韞玉著

贊

明濮州知州鄭公遺像公諱滿字守謙

仕宦不至二千石而其人已亡三百年宜流風餘韻之將盡何乃歷久而世皆識其賢將政教之在人與而滄桑已經變遷抑文章之名世與古今著述家又未必其盡傳惟公有賢子孫克守舊德而不愆故能頌清芬於百世而抱遺經之一編蓋聰聽祖考之彝訓古之人禮亦宜然

庶幾哉世世忠孝以為實而經史以為田

叚七鄉白描羅漢贊

圓焦若笠天覆地載中有化人心大自在華藏
莊嚴衆法如海我得圓通一切無礙

董文敏畫像贊

書至羲獻集其大成心香一瓣遥屬先生上徵
唐宋下歷元明包括衆妙掇其菁英曠世之技
行草尤精天馬凌空騰達飛行忽枯忽腴狼籍
縱横書㳟畫意萬象森呈烟雲變化不假經營
昔知公名今識公貌風骨崚嶒與書惟肖年登

大耋此時尚少嚴廊委蛇滄洲笑傲行藏任天與世無拗畫有淵源北苑是好揮斥荆關驅使蓬嶠晚歲觀空皈依象教深入佛海而得其奥一切惟心静者多妙我思尚友舍公誰倣

錢清蓮總戎畫像贊

燕頷虎頭人中之豪身佩一劍心嫻六韜天生褒鄂地控金焦門標畫戟隊肅銀刀志在千里聲騰九皋雲臺望重岑鼎功高功成身退林壑逍遥積善餘慶子孫髫髦

王秋濤畫像贊

天地吾廬安宅是卜所謂伊人在彼空谷喬木千尋下有飛瀑漱石枕流俛仰自足囊琴不彈束書不讀名相兩忘離羣而獨人生百年光陰轉燭謝彼塵緣享兹清福嗟余老矣髮容非夙把臂入林非君奚屬

寒石大師像贊

世尊滅度後太法入中國達摩作初祖一樹布千葉緣何秀與能頓漸起分別須知法王法萬法總歸一猗我風大師當今善知識蚤歸佛法僧無通教與律導引初地人字字出真實不以

影響談誤人入魔域慧性喻觀河靈心悟指月
虛空皆粉碎即此是秘密說法四十年歷主名
山席六通獨傳燈四諦常振錫緇素共皈依平
等見禪悅晚歸支硎山安禪處一室心息萬緣
空雷聲而淵默游神華藏海加之精進力以此
無上智得證波羅蜜不持雲門棒膝上但橫策
現茲歡喜容破除煩惱色誰是點頭人寒山一
片石

竹堂居士像贊

大海一浮漚生滅無定相覺性亦如是千變而

萬化四大既和合忽然而為人寄形在宇宙各各成名相或現宰官身或居士長者優婆塞夷等種種自分别豈知真面目不在臟草囊靈臺一點光徧滿十方界我今與衆生有此一息緣聊於常嘝光留此莊嚴相

頌

寧波阿育王祠佛舍利墖頌有序

寧波郡在浙東郡城東南四十里有太白少白二山山中有阿育王祠釋迦牟尼文佛舍利墖在焉昔佛滅度後阿育王收舍利三斛王有神

力能役鬼神一夕造成八萬四千塔而為供養此其一也西晉時僧惠達誅茅山中忽見草木皆放光明寶塔湧現中藏舍利達因造寺奉安斯塔即以阿育王為名嘉慶辛未秋余長子同福宰鄞鄞寧波負郭首邑也余就養於其舍乃涓良辰赴寺瞻禮其塔非石非木不可啓閉剎竿作五相輪高約一尺一寸有奇周方徑四寸許四面有櫺通明觀者從櫺間仰闚之余稽首瞻視塔中光明如燭舍利中懸大如蓮實黃金色搖搖不定若有所繫焉者越旬日又往視則

見一片金蓮葉下覆大如錢同觀者言其狀人
人殊異哉佛滅度今三千年其靈異不可思議
如此爰為之頌
清淨大覺王降自光音天引接衆迷人開示正
法眼曇章十二部一一含密諦衆生隨所願立
地登覺路如来無去來亦無現在相愚人迷本
覺執著於色身當佛歸涅槃悲戀不忍捨善哉
阿育王發願作供養八萬四千墖一夕都圓成
一墖一舍利徧滿十方界峩峩太白山中有招
提境草木放光明湧出窣堵波七寶為莊嚴中

有佛舍利我佛光明相化作金莖菡倏變金蓮
葉佛性無定住衆生各隨緣千眼見千相我蒙
佛慈悲獲此最勝緣妙蹟在靈山功德不可說

書事

書威勤公平苗事

嘉慶二年貴州狆苗反圍南隴据關嶺時威勤
公為雲貴總督奉命率師往征之初狆苗之反
也苗女王囊仙有姿貌苗民七綹鬚欲以為妻
王不允七綹鬚託鬼神之言誘之叛以脅之公
至關嶺立破之南隴之圍遂解賊退保其寨據

險以拒我師巽長其狃於攻心之說馳檄招撫之賊答書甚嫚巽長秘不以聞公不知也時近中秋十四夜公夢父溫公色甚厲公觳觫跽室中溫公出户外大言曰令萬發先來處之公夢中亦不省萬發先為何人而心甚惡驚寤頗憶兵籍中有其人而亦不在軍中反覆思之不可解少寐復夢一人告曰二十丙日也覺而思之萬字有廿丙之象急起索時憲書觀之則是月二十果丙日也因悟曰先公示我兆將令我於二十以前先發制人乎詰旦守備田朝貴入謁

公詢以軍情田密以賊不受撫狀白公公曰如是尚何待即欲出師遣人告翼長翼長持不可公怒曰微翼長吾遂不用兵乎傳令諸營兵盡發薄暮兵出城天大雨我師冒雨而進入兩崖間左右峭壁摩天中通一徑如羊腸計程十五里兩旁山上皆苗寨但數十人守其上即萬夫無可入之理是夕苗人賞中秋且雨故不設備我師入無一人覺者既出險天忽霽明月一輪當空如白晝兵如墻而進圍其寨苗人聞砲聲始驚起倉卒不能敵請降公曰不早降今兵圍

已合而乞降此出於不得已而非其誠也坐坡上督師環攻之飛火箭入其寨寨中火起男女哭聲如沸王囊仙踰垣出生擒之并擒七緒鬚解京正法狆苗平苗人既平獲生口詰其情始知彼欲以降緩我師而節後將挈其衆遁入老山倘縱之入山師雖老罪人不可得也鬼神之事亦神矣哉

書張尚書平定海寇事

荊溪張公之平海寇也余習聞其事事有權略不可不志也海寇之最熾者曰鄭一嫂其夫溢

魁也夫死婦擁其衆衆至數萬人横行閩粵閩
商船至則分其貨或掠其人欲贖者輸以金瀕
海居民又通蔬濟以糧以是剿之不勝招之不
順自提督李長庚之死而無所忌憚矣嘉慶十
四年公督兩粵至即嚴市舶之禁寇稍稍乏食
則登岸大掠官以兵追之則入大洋無蹤公多
設方略或剿之或撫之粵有醫士周姓第五名
非熊為寇所擄鄭一嫂知其能醫留之鄭善病
病則周為之胗情日暱結為兄妹稱之曰五哥
鄭嘗患姅變不時周乘間説之曰此病因於脾

虛脾統血脾氣虛則血不行脾以土氣為養妹終歲舟居浮海中土氣絕矣此病安可除鄭憮然太息曰安所得一片土安著此身耶周曰兩廣督師令易人其人甚仁恕盜中有歸者皆不罪妹如率衆投誠將安其居樂其業何致如今日立錐無地鄭曰吾勢如騎虎心豈樂之倘投誠果得逃死否五哥試為我探之以一舸送周歸周既歸則詣軍門白其事先是鄭一嫂以夫死為衆所尊領其衆而外事則其貳張保主之男女心相悅而盜亦守上下分不敢私鄭常辭

鬱不樂其病未必不曰乎此也周察知其隱情并以白公公笑曰是可坐而致也因遣周冊入海招之密受方略許以不死周去兩月絕無音耗以為事不諧矣一日周忽携張保至請公臨海受降一時文武慮不測皆勸公勿往公曰班生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不往事安可成也即單舸泛海中材官從者數十人而已盜衆數萬環公舟砲聲如雷波上烟起如雲霧貌以襆迓公實以覘公也公至無一兵賊始信公誠皆遙望羅拜公呼其魁至舟中諭以禍福皆曰

唯約既定以四月初一日率衆降時嘉慶十五年也公歸假館海上以待之及期鄭與張携其手下渠率一二百人皆至是日公誕辰羣盜為公壽公賞以蒸豚湯餅之饌而不許飲酒令中軍官持令箭彈壓之終席無敢譁者衆既飽望門叩頭散去然後鄭一嫂進謁公公於室中東向設一几爇香於鼎自憑几南面坐冠而束帶手揮麈尾一嫂盛服入四婢從之及階叩頭謝罪曰鄉里婦人自問無死所今幸遇公而生公呼之入室詢其歲曰三十二公曰吾年六十三

矣視汝猶女也汝今徒手来吾欲殺汝不難然汝等既歸正即吾兒女矣吾安忍紿汝耶鄭謝且泣公知其心動則曰汝既歸正爲良民獨處恐人欺汝古人云女子生而願有家汝當有所歸以終其身鄭泣曰惟公所命公又曰一介貧民汝自不願以爲匹富貴者又不願匹汝吾觀張保人才可用吾將請于朝廷授以官汝而擇壻此其選矣鄭微笑兩頰皆赤跪而叩頭曰恳出自公公曰如是吾爲汝主婚立呼保入而告之令兩人對香案交拜結婚姻張固深願之而

久不得者也聞公命喜甚即與鄭交拜訖又並肩拜謝公公曰吾焚香告天惟天不可欺也汝夫婦他日若負吾天不償汝皆叩頭曰吾夫婦受公再生恩安肯負公公即遣其夫婦入海招集羣盜来凡海舶火砲兵器皆入官貨財分給衆人令散歸田里各謀其生又以三千人授張保令勦絕餘盜之不肯降者海洋遂肅清公名百齡漢軍人以翰林起家菊溪其自號也

疏

募置雲林寺經藏疏

靈隱寺者西湖上刹開山於晉時慧理禪師厥
後代興代廢洎
本朝康熙二十八年恭值
聖祖皇帝巡幸江浙遊豫湖山
御書雲林二字於寺遂易今名僧徒焚修常住
四五百人鐘魚之響香花之供特冠諸方道場
可謂盛矣而大藏經文闕焉未備初地僧徒無
所誦習豈諸佛闡教之意歟我聞七佛傳心不
離文字釋迦出世亦說十二部經習佉盧六十
四種書逮達摩祖師西來以如來心印流布震

旦其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及其將化則以楞伽經四卷留示後之學者可知諸佛之微言妙道華藏莊嚴非經無以明其心非論無以宣其教非律無以著其戒經藏之設烏可緩乎僕暇日過靈隱方丈與主僧閒話僧曰當年寺中元有經藏後燬於火將欲請領尊藏而所費不貲因循至今余謂明時幻余密藏二師所刻正續二藏方册經版近在嘉興楞嚴寺今有吳僧會一掌其事散者已集闕者已補刷印裝釘不過三四百金即可集事似不甚難僧曰若然即

借重居士倡此善緣可乎余自愳二十年宦遊四方今適閒居杭城又適逢楞嚴寺修治經版之秋時節因緣或在此時未可知也因發願結集然十方善果當與十方海衆共之伏願當代檀越善人普發菩提心量捨淨財共襄斯舉俾有成就福田利益當有不求而至者也僕敢為之嚆矢而已

劄子

代兩江總督總河會議黃河改道劄子

奏為會議覆奏事竊臣等恭奉

諭旨據原任安徽盱眙縣知縣黃嵋條陳河工
事宜飭交臣等詳查議奏並將黃嵋原呈發交
閱看仰見
聖主慎重河防邇言必察至意臣等當將該員
原呈詳細查閱內稱海州近海一帶本屬砂磧
不毛之地較之現在河身低至一二丈不等今
若改由宿遷境穿運河過隄經沭陽海州至贛
榆一路入海順而導之有建瓴之勢則河流順
軌自無停淤之患等語查黃河自漢唐以來雖
入海之道屢改總之日趨於南從未有人能挽

之使北者此天地自然之運非人力所能強爭即如近年有改歸鹽河入海之議相距尚不甚遠而黃水不能循軌終屬窒礙難行今該員欲從宿遷縣屬之皂河橫穿運河經由沭陽海州贛榆等地方然後入海是欲挽久注東南之水一旦轉向北行其間道路相隔有三四百里而遙計工程浩大非數千萬帑金不能辦理及鑿成之後黃水果否肯由此路入海事難預料設使水不循軌所用盡屬虛糜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以有用金錢作此嘗試之事況今生齒繁庶

州縣並無曠土閒田即海州迤東近海一帶或有砂磧不毛之地而由宿遷以至沭陽由沭陽以至海州皆在腹地今欲將一路民間田廬坟墓悉化洪流百姓必非所願倘別生事端關係更大意外之虞不可不慮是黃河改由海州入海之說斷不可行至贑榆尚在海州之北非所經由更毋庸議也又稱黃水入運深為漕運之患一說此義人所共知然淮安清黃交會之處有洪澤湖水敵黃刷沙然遇清水短縮之時黃水尚欲倒灌今該員欲令黃河從皂河一帶過

隄東注該處運河平時每患淺阻忽以黃河橫貫其中運河涓涓之水豈能敵黃必致黃水上下旁溢又無洪湖為之滌洗其淤必更甚於淮安是欲使寶應以下免停沙之患而桃源以上轉增淤墊之虞其有礙運道一也又稱自淮安山陽以下至邵伯西岸石工近三百里現在沖塌無存急須修復庶東岸藉有障護等語查山陽縣境內西岸悉係土隄並無磚石工段現在土隄平穩漕運順利惟寶應磚工因上年洪湖水滿衝開三壩清水悉注寶應高郵等湖西岸

各工閘有刷塌臣到任後業經查勘奏明歸入
急脩項下辦理至邵伯以下向無堤工乾隆五
十二年間前河臣李奉翰曾請加築西隄經大
學士阿桂查勘慮及西堤加築後湖水蓄高亦
足為患奏准停止不辦在案此時應請仍循其
舊又稱回空糧船裝運土石一節查糧船回空
沿途載土向時偶有行之者從無裝載石料之
事緣向來石工多由蘇州採辦石料本未向山
東地方取石且石料犖确只可用粗笨土船裝
載至于糧船油艙完整若裝載大石難保不碰

磕損壞既經損壞又須修理所省雇船之費無多而脩理糧船之費轉大是欲節省而反加繁費也況近年漕運空船回南尚慮歸次遲悞冊令裝載土石定必稽延時日於漕務更多未便此外尚有各條皆因黃河改道海州起見今黃河不可改道餘可毋庸置議據臣等愚昧之見今日治河秖可率由舊章昔以潘季馴靳輔之深明河務尚不敢多所變更如臣等自問才識萬不能勝過前人非常舉動實非臣等所敢議

臣等意見相同理合恭摺覆奏

代江浙督撫議覆海運劄子

奏為會查海運情形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
諭旨籌辦海運一事臣等身任封疆皆受
恩深重凡事有可行安敢不勉竭智慮籌畫變
通之術少紓
宵旰焦勞惟漕運為
國家第一要務一行一止關係匪輕若不慎重
於前恐致悔生事後苟有芻蕘一得之見不敢
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查此事上年奉
旨之後臣章煦即委新陽縣丞程志忠親歷海洋查勘道路繪圖貼說奏呈
御覽近日臣勒保又訪得青浦縣貢生高培源著有海運備採一書臣等取書查閱其所載海運源流本末甚詳所言應行事宜亦甚周備無如今昔異宜凡此書所謂可行之說今日皆必不可行臣等會同反覆講求謹就管見所及一一為
皇上陳之一查漕運自漢唐以來歷代屢變其

法惟元至元十九年始為海運至明永樂十三年而罷然元明雖係海運而內河漕運不廢今議海運原為專治河淮作一勞永逸之計若海運與河運並行則禦黃壩仍不能閉凡漕運官弁以及運河閘壩夫役兵丁一切照舊不能減徒增海運之費此不可一也一江南至天津海道舟行必從吳淞江出口繞過崇明南茶山轉北經過大沙五條沙此係黃河入海之處歲久結成鐵板沙橫亘海中幾及千有餘里海船必繞出沙外東過山東成山至綠水大洋由猫兒

島之北轉西過之眾山復向西北由大沽海口始達天津其間吳淞口之陰沙黃河口之大沙五條沙以及山東貓兒島沙門島等處沙礁叢襍皆海道極險之處

天庾正供非可嘗試於不測之地此不可二也

一海行欲避外洋之險前代有萊人姚演欲從膠西開鑿陸地數百里自東南趨西北逕通直沽海口可避大洋二千里之險然當時鑿而不成史稱其勞費不貲迄無成功

本朝雍正初朱軾亦曾奏請開山東膠萊運道

惟時派內閣學士何國宗會同山東巡撫陳世
倌查勘以工力難施而止此不可三也一旗丁
領運其事已經數百年一切皆有章程可守今
改海運若仍派旗丁領運則旗丁不習海洋道
路如不用旗丁僅責成船戶收兌則船戶非如
旗丁有冊編審必致散漫無稽又難約束且曹
辦漕運向有總漕駐淮安適中之地統領全漕
事務又於江南山東天津通州四處分派巡漕
御史四員彈壓稽查沿途則有各省糧道押送
復有地方文武查催尚不能免遲延霉變等事

若改海運斷不能設立多官出洋巡視將來船戶偷盜私賣捏報沉失甚至通盜濟匪皆所必有久經肅清之洋面轉恐匪類萌生此不可四也一海行風信靡常凡商賈市船往往飄至外洋經年累月而後返並有竟不能返者漕船向在內河可以隨地稽查一出海洋其遲速平險皆非人力可施其不可五也一海運需籌經費查至元間海運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迨及至大延祐間加至十三兩彼時相距不過數十年而其費已加至三分之一方今物力件件昂

費以古準今其費必甚浩大是內河諸費既不能少省而又添此海運無窮之費

國家經費有常不得不通盤籌畫此不可六也

一海運即需用船查元時造船每號用銀二百五十兩二百九十兩不等彼時想係官價購料鳩工故其賤如此我

國家愛民如子一切工程物料皆依時價採買計造海船一隻其大可裝載二三千石者估需工價銀七八千兩若以全漕而論以每船裝二千五百石計算需船一千七八百號所費便需

銀一千數百萬兩豈可輕議籌畫此不可七也

一造船既不能行不得已議雇商船查蘇省商賈出海皆係平底沙船現在松江太倉一帶所有沙船不滿百隻每船僅可裝米四五百石即儘數募雇裝米甚屬有限無益運務徒累商民其閩船為數無多不敷供運粵省相距更遠其船向不北行是商船無可雇用此不可八也

一查元明海運每年必有漂失之米統計到倉米石欠交者每石自數合至一斗數升不等今時生齒日繁人稠地窄常慮地之所產不敷人之

所食豈堪再有漂失之數此不可九也一海運需添設水師防護若令現有水師分段護送兵船少而漕船多遂爲聲援鞭長莫及必至有名無實若每船配兵一二十名即須設兵三四萬名所需糧餉又復不貲此不可十也一京師百貨之集皆由糧船攜帶若改由海運斷不能聽其以裝米之艙多攜貨物將來京城物價必驟加昂貴並恐官民日用之物皆致缺少於京城生計大有關礙此不可十一也一運丁所用長工短縴等項以每船二十人而論現用者計有

八九萬人窮民賴以資生若改海運此輩皆不諳海性均需另募熟悉海道之人而此常年運漕之八九萬人一旦失業萬一流而為匪所關非細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慮此不可十二也以上各條皆臣等連日會議并采訪羣論所得總之此時設法小試其事並非不能辦理而無益漕務徒糜經費是竟議更變漕運之法則斷然不可查漢唐以來漕運變更不一或用陸運或用河運或用轉般之法初未有海運者惟元明之交行之數十年後即停止明隆慶以後屢經

議及終以窒礙難行

本朝康熙年間亦曾有海運之議復以張鵬翮之言而止可見其事變更非易臣等仰仗

皇上洪福惟有竭力於河道設法辦理務令無礙漕運至漕運之法不必輕議變更萬一他時或因黃水悶口或因清水短縮挽運稍艱寧可用提剝過河之法較為實在可靠臣等意見無不相同謹合詞據實具奏恭候

聖裁所有高培源海運備採一書敬呈

御覽以備查考為此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廿六日奏四月廿七日
奉到
上諭勒保等奏會查海運情形一摺前因洪湖
上年洩水過多令春運河淺涸恐新漕北來阻
滯是以降旨令該督等兼籌海運是否可行以
為有備無患之策至其事之需費浩繁諸多格
礙朕亦早經計及今據勒保等往返會商分款
臚陳以為必不可行自係實在情形原係必不

可為之事此後竟毋庸再議及此事徒亂人意
河漕二務其弊相乘其利亦相因漕運由內河
行走已閱數百年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
盡心修治河流順軌則漕運按期遄達原可行
所無事即為一河湖盈絀不齊漕船不能暢行
亦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暫時權宜之
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欽
此

獨學廬三稿卷四

東吳石韞玉著

跋

碣石門秦刻跋

碣石門秦人刻石文　徐鼎臣本

皇帝建國德并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年軌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羣作上頌高號爰命休烈戎臣奮威遂興師旅六逆滅息武殄暴強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恩肥土域賞及牛馬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黔首

无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
惠彼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略請刻
此石垂著儀矩
右文載太史公始皇本紀脱去七句皇帝三
句錯簡在牛馬土域二句之下牛馬土域二
句倒置建國二字訛作舊威誦略訛作誦烈
遂興師旅下添誅戮無道四字六逆訛作為
逆初平泰壹又訛作初一泰平遂使此句失
韻與全文三句一韻之格不合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

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今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右文載二世本紀脫一令字

幼時讀史至此竊疑遂興師旅不似首句其上必有脫文又疑初一泰平句不應獨不用韻然先秦文字無從證明其訛近日見五代時徐鉉篆字全文宛然四十年之疑一朝冰釋按天官書曰天神最貴者泰一戴記亦曰

夫禮始於泰一則泰一乃秦漢時習見之語鈔胥不知妄加攺竄必係後人傳寫之誤所謂書經三寫烏焉成馬者也太史公必不錯謬若此觀鼎臣所錄可見五代時史記尚未訛脫其訛脫蓋在宋以後余故錄其全文并錄今之史記所載者於後以備後之人攷其異同焉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

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
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
来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右文載始皇本紀錯誤既多故別錄于此以
資考索

讀賈誼傳書後

余觀班氏賈誼傳備載治安一疏而太史公不
之錄惟錄其鵩鳥賦與弔屈原文因撫几而歎
曰知言哉太史公千古一人而已遷豈不知賈
生有縱横一世之志其治安一疏為生平絕大

文章顧棄而不錄何哉蓋謂此書生放言高論耳無裨於世孝文聰明令主心知其言不可用故存而不論又慮其人風議廟堂必不能恭默自守必有喋喋出位之謀當國者稍有急功近名之心不能不為之動既為所動必多紛更將吳楚七國之亂不易世而已作也於是置諸瀟湘荒遠之地使之索居閒處而無所用其才善乎孝文之知人而善處之也遷乃心知其義因以其人與異代牢騷不得志之人合傳其論屈原曰博聞強識嫻於詞令其視賈生也亦若是

而已班氏不知乃詳述其痛哭流涕之詞抑若其人甚可用其言甚可信而深惜夫當時不能行者作史三長識為尤重固之識不及遷也遠矣他日鼂錯祖其説發大難之端而天下大亂此可以為人主知人與不知人之鑒文帝不用賈誼而天下安景帝用鼂錯而天下危觀錯朝衣赴東市之時然後知賈生之言不用賈生之幸也後人尚論乃猶以抱才不遇為賈生惜也不亦惑歟

讀諸葛武侯隆中對

諸葛孔明在隆中時早定三分之業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變當是時黄巾肇亂董卓繼之四海沸騰舉世所自命為豪傑者皆跨州連郡爭窺漢鼎世變至此極矣尚何所待耶余乃知武侯之心矣其心甚欲輔先主以成帝王之業而又不欲其犯不韙之名故不肯為福先禍始此時漢獻帝尚能守府則中原不可問也必俟他人篡漢而後自我興問罪之師然後名正而言順此即漢高為義帝發喪之意也特以其時曹操尚挾天子以為名故武侯不欲

明言而其實所指在此他日曹丕受禪武侯即率羣臣勸進先主亦即受命改元初意可知矣至其所云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益自古中原有事於蜀無不南北兩路並進者蜀而有事於中原亦同其後孫吳敗盟荆襄亡失南路既斷不得已而宛轉於褒斜之閒而亦竟無成則天意所限武侯所不及料者也設吳蜀同心南北並進魏雖強其存亡正未可知耳誰謂三分之局一成而不可變哉

乾隆庚戌進士題名碑第二跋

古今人材豈必盡在進士哉禹稷皐夔之生也無書可讀而輔佐堯舜以成平地成天之業此固高遠不可幾矣漢之興有蕭曹唐之興有房杜其勛業冠一時其聲名埀百世誰則以進士起家者自李唐開寶以後世尚文辭而進士遂為士人所貴歷五代兩宋而不變然當時猶時時以制科取士設為條目分途並進故謂之科目及明有天下専以進士一途用人内而卿相外而岳牧皆出於其中而選士之途始隘且先

代進士起家丞尉而已至是乃以草茅寒畯執三寸之管入塲屋一旦僥倖入彀上者入翰林充文學侍從之臣次者分曹掌天下兵農禮樂諸事其下者猶宰專城作民社之主其徑甚捷故士人爭趨之賢者才者固因是以致身不肖者亦恩乎其中而莫之辨若宋之秦檜明之嚴嵩斯世所指爲奸回而不齒者孰非以進士起家者乎吾故謂人才不必盡在進士而進士不必盡是人才也特是其制已傳千餘年且治平日久覬仕者多不有一事以限制之將無以塞

天下之望故聖君賢相所不廢其實世豈無奇才異能而不習科舉之業者耶所當兼收並蓄使野無遺材至國家用進士尚當選擇而使而凡身為進士者皆當以賢者為師不肖者為戒則善耳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跋

往余官濟南有人以此卷来售或曰真迹或曰偽也予細辨帋墨定為雙鉤本以白金十二觔易之及歸田後以家藏明相高拱所勒墨本逐字比對至第十七行太守與客来飲於此之来

字石本有蟲蝕文徑二寸許直貫字中而此完好益信為橅本無疑高石刻於隆慶五年此本所橅尚在隆慶前也第三十二行四字第三十六行樹字第三十八行来字第五十五行歸字石本筆勢糾纏不清而此了然可辨高刻為文壽承手橅尚不能如此本之精則此固當時名手所橅昔人所謂下真迹一等者又釀泉釀字石本作讓此本剜去偏旁但存右邊襄字剜痕宛然作言字形如坡公所書已誤釀為讓矣又文尾句本曰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此改修

為公蓋歐陽為坡公座主禮不當斥其名故諱之耳石刻有趙文敏宋昌裔吳文定沈石田文壽承高中元及劉廵劉漢藜劉佑共九跋此獨橅趙文敏一跋蕭昌裔以下諸跋皆高氏勒石時所題此本橅時尚未有諸君子之筆也嘉慶戊辰八月二十六日獨學老人韞玉手記

宋方勺泊宅編載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改泉洌而酒香為泉香而酒洌水落而石出為水清而石出者即謂此卷是歲重陽後十日執如又記

唐頋銘跋

唐頋銘石刻在祁陽浯溪之口篆法古朴得石鼓文之遺矩頋字不見篆書向来釋作亭字黄山谷荅浯溪長老新公書云有袁滋篆唐亭銘三十六行何不見即謂此刻釋文見王漁洋浯溪考亦有訛字趙明誠金石録有浯臺右堂二銘而無此銘漁洋誤以趙録第一千四百一之容亭銘為唐亭見明誠注為瞿令問書因而致疑不知瞿令問所書容亭銘別是一種乃永泰二年刻而此刻乃大歴三年彼此判然不容相

混也袁滋唐相字德深汝南人史稱其弱歲強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依焉祁陽古道州地浯溪又元公之所表章則此銘為滋所書事屬可信然文後並無書人姓名不知當時本未署名抑係歲久剝蝕山谷曾親至崖下題詩中興頌之後則其謂此銘為袁滋書定必有據非耳食之論耳

西域舅甥碑跋

余往在巴蜀得西域舅甥碑一紙維時新舊唐書皆未攜帶在篋茫然不知此碑之顛末今歸

檢舊唐書吐蕃傳開元十七年吐蕃使者悉獵入朝上表贊普自稱曰外甥呼中國天子曰皇帝舅又德宗即位命判官常魯與崔漢衡至蕃中贊普謂漢衡曰我大蕃與唐舅甥國耳此舅甥之名所由昉也又長慶元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此碑曰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則碑乃穆宗時所立也又唐書吐蕃傳載長慶元年吐蕃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是時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

相與尚書右僕射韓皐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鏦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寇讐有禽生（碑作捉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冊今考碑中所列銜名與史一一吻合傅又云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勑虜大臣亦列名於冊今碑亦有蕃官銜名據蜀官自西藏來者云碑四方若柱盟文

刋在正面左側列蕃官右側列漢官不知彼時尊蕃而卑唐耶抑吐蕃之俗尚右耶舊書又載十月十日與吐蕃使盟又載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月六日會盟訖蓋十月之盟元年京師西郊之盟也五月之盟二年勑使就虜廷而盟也又西郊之盟別有盟詞與此不類舊唐書載之而不聞刻石大約當時唐之君臣皆視盟會如戲初無明恕忠信之心故不以盟文為重轉不若蕃人受中國之盟大書深刻留示子孫迄今千載之

後萬里之外至其地者猶得摩挲故物以考證當年之文獻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非耶

黄山谷此君軒詩刻跋

此君軒者祖元大師安禪之所師和義人俗姓王氏紹聖初山谷坐修神宗實錄不實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時與師往來及東還師至瀘川餞之山谷感其意賦詩贈別此詩則疊韻以答周彥者也周彥師之羣從弟名庠官潼川府教授歿謚賢節先生亦當時有文行者蘇黄諸君子都與之遊師所居有霜鐘堂詩中所云霜鐘

堂下月明前是也又性嗜琴嘗蓄雅琴十餘張客至輒一彈再鼓故詩又云我學淵明貧至骨君豈有意師無絃也周彥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此云平生竊聞公子舊今年誰舉賈生秀未知束帛何當來但有一節相倚瘦則尚在未舉時也蘇黃當時遭當路之嫉遷謫流離而荒陬僻壤畸人漫士以及浮屠方外之流無不愛之慕之然後歎賢者文采風流氣求聲應出自秉彜之好有非勢位所能予奪者矣此詩乃山谷由黔召還時所爲是時

年已五十七矣其筆力兀奡瑰偉若歲寒松柏後彫之姿可謂殊絶凡庸世乃有疑其贋者信乎伯樂不常有也

韋南康紀功碑跋

向聞此碑在四川簡州適同年生沈達為州牧因寄書屬令蒐訪得之於北門外居民嚴禮用家其地距城里許按簡州城向在絳溪之北明正德八年移治於絳溪之南此碑所立處即明時舊城也其左有班春亭今圮碑露立風雨之中字已剝蝕過半碑陰有大字詔書尚完好蜀

中唐刻之僅存者也

宋米元章書崇國公趙世恬墓誌銘跋

余去歲得此卷竊怪古人如此名蹟何以竟無一跋頃於孫淵如先生齋頭見有近人江都鮑氏新刊類帖內有此誌字較小筆意庸劣而袁桷鄧文原楊法三跋皆佳固已疑其偽書真跋因假歸逐字磨對知彼刻果係偽跡而尤可笑者文中序列三朝曰英祖神考哲廟而彼刻作英祖仁考哲廟是以仁宗為英宗之子而以哲宗為仁宗之子彼於正史尚未寓目又何以冒託米南

宮之妙跡耶殆一庸妄人之所為而已昧者不察尚壽諸貞珉徒於藝林增一笑柄彼之偽益信此之眞當若何寶愛因錄三跋於此卷之尾以備後人考證而并志其異同聊當爛犀一照耳

十七帖跋

右軍十七帖相傳為與益州刺史周撫者然楊升菴撰四川志止收今年七十邛竹杖諸葛顯譙周彼土山川漢代講堂嚴君平鹽井火井共八帖其餘皆不錄則所謂皆與周益州之說未

必然矣此帖摹本甚多有南唐澄心堂本有賀知章臨本有魏泰家藏本有淳熙秘閣本其多少先後各各不同昔人評者推唐時館本為最佳帖後署大勑字注云付直宏文館臣觧無畏勅充館本又云臣褚遂良校無失今刻在金壇王氏鬱岡齋者是也元本二十七帖一百十九行九百十三字因其第一帖首有十七日三字故相沿謂之十七帖此卷則僅足十七之數其中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能悉十字本在吾前東一帖之末而此冠瞻近無緣一帖之首又講堂

一帖他本或從五帝以來起而此多知有漢時以下十八字又他本每帖皆另行提起而此空一字連綿相續斯皆此帖之異同考古者所當留意也

錢舜舉蜡飲圖卷跋

舜舉名選吳興人南宋時供奉畫院花草人物皆入能品此卷蜡飲圖寫村莊男女人人各具意趣有擊壤者有鼓腹者有聯臂蹋歌者有含飴弄孫者真可徵太平景象但寫人而不布景古有此法余向在西湖上集慶寺內觀宋理宗

與閤妃宴游園亦然昔者帝王酒禁最嚴周書
曰羣飲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其法若是之
重漢時國有大慶則賜酺三日飲者弗禁此為
非常恩澤魏武當國又申前禁三人羣飲罰金
四兩古時酒禁之嚴如此及六朝以降舊禁頓
弛士大夫且有日沈湎於麯蘖者況細人乎巷
中扶老携幼囷以表清時士依婦媚之風而醉
人矯首頓足若喜若怒幾幾乎如禮所云一國
之人皆若狂者未必不借此以申流連荒亡之
戒昔賢一翰墨之微必有勸懲寓乎其閒非苟

焉而已也

米元章行書卷跋

右米襄陽行書卷筆意天馬在空飛行絶迹米老自謂刷字信然卷首有山村仇遠仁近印按遠宋咸淳中名士宋亡落魄江湖至元中荐為溧陽教諭改徽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就家錢唐年八十卒葬北山棲霞嶺事見郎仁寶七修類稿及徐紫珊清波小志

蕪文貴江干雪霽圖跋

嘉慶丁夘冬余在京師客有言摩詰江干雪霽

圖原本在廣陵吳杜村郎中處吳方在京需次余因與同年陳玉芳偕往訪之吳出圖相示意甚矜貴視其圖心以為不類而世無摩詰畫無可印證者暇日與同業蔡申甫詰其事蔡曰摩詰原圖在吾家世守久矣爰約日携圖相示真神品也用筆精妙與此一一吻合惟原卷有平沙落雁寒鴉枯木兩段此皆删去彼雁纔如米粒大鴉更小而飛鳴翔集之狀無不曲肖真如棘刺之端為母猴也想燕君自度不能故删之以善藏其拙古人一藝之微其度德量力如此

趙文敏壽春堂記跋

書自顏平原開宋四家之宗晉人清妙之機盡矣松雪初法北海晚乃入二王之奧晉學復昌王元美謂趙書姿韻溢出波拂閒蓋能用大令栢於北海脘又謂承旨可出宋人之上有以也此冊作於延祐丙辰之歲此正松雪晉楷承旨之年也雄是晚年得意之筆觀其筆勢若馳若驟如快馬入陣縱橫莫當洵推書中神勇非蘇蔡諸公所能及耳

唐六如琵琶行畫冊跋

吾鄉畫家莫不尊文沈唐仇石田蒼老十洲精緻子畏介乎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妙此册李生覺夫所遺摹寫白傳琵琶行詩意分作八段段繫以詩樹石秀潤人物都雅非庸手所能髣髴萬一後有王雅宜王敬美二跋亦佳唯末幅款印不甚可信似原無題署而後人附益之者書畫名跡往往為愚人簸弄如此不必因此致疑也

仇實父村社圖跋

此似寫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詩

意也筆法清蒼設色古雅其撫擬人物亦秀整有法自非近來畫工所能假託惟諦視幅中樓上二婦人焚香對坐彈琴其琴焦尾在右嶽山在左實父名人不應顛倒若此憶往時在歷陽郡齋閒坐遣童子撲一蝴蝶至試數其鬚若四節然其時壁上懸十洲畫蝶因辨其鬚亦四節共歎其體物之精盡蝶如此則畫撫琴者似不應有所舛也或係明時畫工所擬文跋亦幾欲亂真僅露一二字敗筆耳梅鄰知畫者其以鄙言為何如

宋忠烈公鄉試卷跋

忠烈宋公崇禎十一年巡按山東城破與歷城令韓同殉國難濟南人建雙忠祠於城之西南隅以俎豆之余官歷下時以公爲吾鄉之先賢而是邦之名宦入祠展謁覩夫棟宇傾頹燕穢不治將約鄉人之官於東者相與醵金而修葺之會以事去官不果今既歸田公之五世孫香巖刺史以公之鄉試卷見示余受而讀之觀其第三策言古今泰交臣工之精神合而成焉者也又曰堂陛之間漸成睽携否隔之形云云不

禁慨然於古今理亂之故而歎思陵之所以亡國也嘗觀古来賢君知人而善任故未嘗不逸樂而天下自治庸主不知人而自用故終日憂勤而國事日以叢脞此無他精神之合與不合所致也思陵之初御極翦除客魏毅然與四海更新中外臣民方鼓舞望治及其為政也善疑而自是懲於先朝權奸亂政之失因而視舉朝無一可信之人而為之臣者亦依違苟且而將順之其賢者知幾引去中人則持祿養交姑置身於無過之地以全身避謗一二不肖之徒務

為小廉曲謹噐訟象恭以取悅於宻勿之中一時君臣似乎契合禍機一發卒亦不能自保在位十七年計更易宰相至五十餘人而其他中外文武諸臣晨升夕墮者更不可勝數無他精神不合而危疑之隙易生也如此則國事安得不壞而國安得不亾譬諸病者不能擇良醫而專任之朝易一醫焉投瀀苓之補劑而不效暮易一醫焉投以麻黃硝朴之攻劑而又不效於是謂舉世無一能治病之醫病者元氣日損因循延誤以至於死亡因而諉之曰命束手太息

以為無可如何嗚呼其病果無可如何者哉公鄉舉之歲乃崇禎庚午是時海內尚未亂國事尚未大壞而草茅未達之士早已窺見人主之隱所言深中其受病之由然後知賢者出身致主其憂深思遠固蘊蓄於章甫逢掖之年非猝辦於立朝後也自科舉之法行論者每謂空言取士無裨於實用豈知言者心之聲古之人功名氣節固有流露於文章間者惟在知言者之善為鑒別而已如公才識當時諒不乏人果皆引而躋之廟廊之間一心一德從容坐論未必

不少緩其傾覆之禍無如君之不悟俗之不改上猜下阻釀成甲申之變如公者徒令殺身成仁而不究其用嗚呼賢豪英杰之士不能遭時致主而至殺身成仁此非士之不幸而有國者之不幸也而抑思誰執其咎也哉

王石谷吳江秋色畫卷跋

右石谷子吳江秋色卷溪山村落有烟雲離合之致蒼潤深秀真迹無疑幀中題語皆係惡札頗為名蹟之疥可惜耳

文彥可梅花卷跋

從簡字彥可明貢士蘇人衡山先生之曾孫也徵明生嘉嘉生元善元善生從簡以文翰世其家從簡有女名俶字端容歸同郡趙凡夫之子靈均端容亦善畫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摹寫性情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寒山趙所居也因其名父故牽連及之端容復有女曰昭亦有文藻凱風寒泉淵源有自皆吾鄉之儁聞矣

劉文清公書卷跋

余為諸生時即邀公之知及為翰林與公同直

上書房朝夕聞公緒論公之文法晉魏詩宗中唐皆非當世所及然不甚愛惜惟書法自信必傳以為人有一事不朽餘皆不足道公書初法大蘇五十後乃一意晉人至八十時全作屋漏痕不知者謂其老年頹唐豈識公之無上甚深微妙法乎公作此書時年五十八正是甫躋晉人門閾尚未深入堂奥予以十八金易自京師裒潢肆中持此與公晚年書相較亦可以識名賢詣力淺深次第又足以自勵也

又

公作此書時年七十二正其書法超凡入聖時也相其用筆全是屋漏痕覺昔人畫沙印泥猶存跡象未到甚深微妙處也

又

公作此書時年已八十五筆意盡是屋漏痕天與長年所以成其絕藝明年公歸道山公書遂爲廣陵散矣

又

今公之書偽跡十九然形似耳真跡如針裏緜古拙中自含險勁之勢固非里瞶所能仿彿也

又

公書無論波磔縱横但落筆到紙必作一點起又行草圓轉若圜而折筆處自有折旋中矩之意又結體離奇百出而終歸平正無左修右短及左輕右軒之病其所以高出一世者如此以此鑒别真贋立判矣

箬菴禪師同住規約跋

嘉慶十四年十月晦日余於大雪中至理安寺訪寒石大師師出其祖箬菴禪師所撰同住規約一卷示余按箬菴諱通問松陵人俗姓俞氏

弱冠之年偶過僧舍閲首楞嚴經至此身及心外泊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因疑不自釋聞磬山天隱禪師深達佛理乃往參焉隱師門庭孤峻終日不措一言師誠懇叩請言下未會一日隱與客論金剛經師曰妙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隱忽問曰如何是其心師爽然自失後遂投理安佛石禪師落髮出家徧參尊宿而證菩提上乘此則其住理安時領衆規約也吾嘗謂佛門之有戒律猶帝王之有刑法也帝王之治天下非不以道德齊禮為第一義然

生人既庶良莠不齊不有刑法何以弼教佛之出世度人原以慈悲接引為務而遷流日久尊宿云亡末法鈍根之徒錯雜門庭不有戒律將何以整齊四衆表正十方蓋叅悟者哲人之機也講習者學人之業也惟戒律則智愚合轍凡聖同塗無鈍利之分無頓漸之異箬菴留此規約以示後人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寒石住此領衆於今三年緇素皈依將為理安中興之人果能使大衆守此清規宗風不墜將必有上叅祖乘下破羣迷者此又覺海之筌蹄矣乎

寄麈和尚小札跋

寄塵和尚翰墨妙一時壁窠大字尤瓌瑋余視學湘南時曾来請謁適鎖院未之見也後李鼎元舍人充琉球封使携之作中山之遊歸而病遂死舍人即葬之於榕城因為方外筆墨流傳甚少此亦雪鴻之一爪而已

独

獨學廬三稿卷五

東吳石韞玉著

傳

葉小鸞傳

葉小鸞明工部郎中葉仲韶之女也生有慧性四歲受楚辭卽成誦稍長工詩十四學奕十六學琴蕙心紈質動輒過人偶畫山水或落花飛蜨楚楚有致善書日臨王子敬洛神十三行一過其母沈宛君閨房之秀生三女長昭齊次蕙綢又次則瓊章瓊章者小鸞字也小鸞年未笄

姣好如玉人父母鍾愛如掌中珠題花賦草鏤月裁雲諸姑伯姊相與屏刀尺而親翰墨閨中清課日在書策琴瑟間旣字鹿城望族婚有日矣金屋未歸玉樓忽召春秋十有七耳殁七日甫就木宛君朱書瓊章二字于其臂肌如冰雪舉體輕軟人咸謂仙去不死云初瓊章十歲時與母夜坐母得句云桂香清露濕應聲云楓冷亂紅凋母心賞其儁才不知其夭之徵也小鸞殁昭齊繼喪玉隕珠沉貽罹父母會上元之夕仲韶孤宿軒中夢青衣小鬟持詩箋至云瓊章

見寄啓視則斷句二章曰可是初逢蕚綠華瓊樓烟月幾仙家坐中聽徹梁州曲笑指窓前夜合花次作忘其前二語後云昨夜簫聲雲際响無人知是麗華來自小鸞之殁也仲韶與宛君神傷心死及得詩獺謂瓊章故在碧落黃泉之心怦怦動矣當是時有神曰天台泐子降靈吳會問仲韶涓吉辰設芳供行扶鸞之術泐師降焉仲韶叩小鸞蹤跡師曰此月府侍書女世傳寒簧者是也問何以謫人間曰游戲耳問鸞今何在曰緱山仙府緱山仙府豈即緱嶺在中州

者耶曰非也在雲霞之外問仙府今何名曰即名葉小鸞矣仲韶請神通道法招魂歸來神曰魂在仙府恐不可招姑為之至夜分而瓊章至降壇詩曰身非巫女慣行雲肯對三星蹴絳裙清吷聲中輕脫去瑤天笙鶴兩行分泐師謂小鸞尊人思汝至切鸞即作詩呈父母曰帷風琵瑟女歸來萬福尊前且節哀二語即止似嗚咽不能成章仲韶問何說曰無說問思父母否曰時思也且曰引我房中去家人持香燈導入則作詩曰汾干素屋不多間半庇生人半庇棺黃

鶴飛時猶合哭令威四日更何歡詩竟書紅于字紅于者鸞生前侍兒也曰我也思他是時觀者不自知其淚之沾襟矣小鸞出泐師為演說十二因緣小鸞言下開悟矢志皈依作詩呈師曰弱水安能制毒龍竿頭一轉拜師功從今別却芙蓉主永侍猊床沐下風師曰願皈我法先須受戒汝曾犯殺戒否曰曾犯師問如何曰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輕紈壞蜨衣曾犯盜否曰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曰曾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裾親繡鳥雙

雙又審四口業曾妄言否曰自謂前生懽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曰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曰對月意添愁喜向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曰生怕簾開譏燕子為憐花謝罵東風又審三意業曾犯貪否曰經營湘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嗔否曰怪他道韞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曰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曰噫嘻汝止一綺語罪爾天上人間智慧第一我不敢以神仙待汝也汝可謂迴絕無際矣

爰命名絶際攝入無葉堂中無葉堂者上根之人應以女人身得度攝入堂中密修四儀無葉者無枝葉而純眞寔之義也其後四年宛君殁與昭齊俱入無葉堂仲韶緝小鸞詩曰返生香宛君詩曰鸝吹昭齊詩曰愁言合鏤板行于世白雲外史曰余始聞長老談瓊章軼事涉幽怪儒者難言之後讀仲韶所著窮聞載先後本末甚詳其言鑿鑿可信也慧業生天古有成言不知者乃以為誕爾

王巡檢傳

巡檢王廷暻江西人粗知書善風角奇門遁甲之術觀天識星象亦能相人休咎嘉慶元年白蓮教妖人作亂尚書空綿入蜀主軍事王叩軍門獻策謂蜀將大亂川之南有馬湖可以厭全蜀之賸空公允其請則戒空公秘勿宣而孑身潛往馬湖在蠻荒中湖周三十里其深不可測載鐵緶盈舟放之不能至其底湖心有山一峯孤峙若柱然王於其上雝石作鎮而還道逢邏者疑其狀謂為奸人執送軍門空公笑曰余所遣也釋之嘉慶四年余出守重慶王來投効其

時賊已熾余方召募鄉勇令統之部序有法他方鄉勇皆擾民王所統獨弗擾余頗器其能先是賊至江北重慶城門晝閉余登城周覽城九門其七門皆臨江惟北二門通陸路而通遠門外有高山下臨城明獻賊之陷重慶也即從此門入余下令惟閉通遠一門餘門盡開詰旦王入賀余訝之王曰方今金星作亂公啓南門則火氣揚火可剋金此後百里内無賊蹤矣余曰初因閉門不便民寔不解五行術王曰公為一郡主心所動一郡禍福係焉天誘公也越旬日

城南人家失火王又不賀余曰太守不德不能
弭民災當弔何賀爲王曰曩者不言火兆金乎
此其徵矣雖小青而兆大康安得不賀是年威
勤公勒保督師秋以蜚語被逮尚書魁倫代之
而副都統福寧綜理糧餉兩公皆駐達州余遣
王詣軍門啟事兩公皆留之王不可辭歸余曰
達州功名之地汝胡不留王曰觀于星有二士
爭衡之象兩公不和當應之彼將不自保何有
于我且不肖當以明年五月得官亦不藉兩公
力也余詰以兩公將如何曰皆凶而魁尤甚福

將有萬里之行〓不令終矣明年春〓以潼川失守逮京賜自盡福成伊犂皆如其言五年二月督學使者試重慶余五鼓候於門王忽至曰有可喜事詰其何事曰向者將星不明今將星明矣賊將平余問將星何在王指以示余曰將星在天牢其人當出于幽囚之中惟時威勤公與故將軍永保明亮皆在獄三人皆夙號知兵意當有復起者未幾威勤公果再督川師賊次第就擒至九年而蜀地全清皆公之力也其五年正月閻賊犯重慶邊境余旣率衆擊退之因

遣王偵賊所向王歸告余曰賊由江北竄入合州矣且至綿州余訝曰綿州距合州甚遠且隔嘉陵江潼川二水奈何至是王曰殺氣在參觜之間參主合觜主綿殺氣由參入觜故知其必至綿無疑余曰如爾言川西且擾奈何王曰賊不至綿州不平也余徵其說曰秦蜀之疆上保字下夔州左興安右重慶為四正此四郡業已盡被賊烽惟潼綿閬殺氣未洩若賊及二境則刼運完滿偃兵有期矣余即以其說啓軍門而主兵者不能為之備卒至賊過嘉陵江又過潼

川生靈塗炭而官亦身罹其咎始信天數既定人力不可回也王果以六年五月感勤公錄其勞授瀘定橋巡檢十一年余去蜀王至成都相送余曰君所治去此一千三百里奈何重勞遠涉王曰此後不肖不復見公不肖蒙公知己恩當執心喪三年之禮然據數而論不肖應先公二十二年殁不及報公此行不可不一別也余詢以後來曰不肖終于今職公急流時當勇退他日公自知之

舊史氏曰余生平不信術者言若王君所言如

操左券豈史所云方技其術今不盡亡歟余葬不擇地居不擇宅出門不擇日凡事意爲之而亦未嘗有所凶倘其人所言心之所動禍福隨之者歟信斯言則其術亦可不講也

陳封君家傳

封君名傳焯字見三江蘇元和人先世居横塘道素相承代傳清德君生而穎異善讀書蚤有成人之度父笠山與同里樊氏相善樊家故素封積金舉息笠山爲之介債家負不償樊控于官樊有兄爲四川永寧道笠山入蜀求解久留

不歸而永寧之弟訟益急時笠山挈其長男傳炯少男傳煜俱入蜀留君居守君年纔十五將託於外家謝氏謝不能庇而鳴之官遂與樊對簿官袒于樊責君代償債家金君方幼顛倒無可為計則以横塘老屋入于官訟經年方解君歸益發憤讀書兼習長桑之術君于醫有天授弱冠即能神明其術病者日集于門治輒應手愈名大噪因游于揚揚之人就君求治者益多揚為東南華離地鹽漕使者所治業牢盆者多富人君既以其術活人即人所以報君者亦厚

家業日饒遂迎父于蜀先是笠山入蜀挾兩男獨留君于家困叟困于樊氏君母胸中不能無芥蔕及笠山歸翁媪有違言君遂迎翁至揚而奉母于家兩地各得其歡心翁媪先後殁君移家于揚名益噪業益饒則謂古人治疾皆入山采藥令人取藥于廛肆闤故醫者依方治疾或不効非盡醫不良藥亦有誤焉于是於所居旁列肆市藥親督子弟經理必誠必信凡求君治疾者兼求藥治益神遇貧者予藥不取值揚之人益重君君援例爲布政使經歷自念醫亦仁

術可濟人竟絶意仕進及年過八十始謝病者不復胗揚有鄭氏廢園園中大樹三株皆合抱主人將鬻以爲薪樹神見于夢君捐金市樹并市其園疏泉壘石頓還舊觀名曰休園時時嘯咏于其中一時賢士大夫多樂從之游君嘗曰古訓云民生在勤又云慎乃儉德生人之本在儉與勤慎又儉勤之本也因顏其室曰慎軒以示子孫即以自號云君四子長家基早卒次家塏出爲弟傳煌後次家堉次家堂君性慷慨不怯於財凡宗族親戚貧乏者待之舉火不能喪

塋則賻之不能婚嫁則代爲婚嫁晩析其產爲八子與姪均焉論者益多之

鐵雲山人傳

舒位字立人大興人祖大成翰林檢討父翼廣西永福縣丞翼有兄希忠官江南翼偕行寄居吳門而生位誕彌之夕母夢一僧手執桂枝自言自峩嵋來既寤而位生因小字曰犀禪少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十歲能文希忠撫其頂曰吾家千里駒也年十四隨父至永福任所官舍後有鐵雲山因自號鐵雲山人會安南使人入貢

翼奉大府檄出關館伴挈位同行位賦伏波銅柱詩使者携歸由是安南貴人皆知中國有才子舒位既而入都應京兆試不售則盡發其祖父遺書數萬卷晝夜讀乾隆戊申領鄉薦是時永福君以事失官貧不能歸殁于江西之弋陽位迎其喪至吳門欲家焉而無屋則之湖州假館于烏鎮沈氏寄其孥而身乃往依河間太守王朝梧掌書記既乃從威勤公勒保征狆苗方事之殷也磨盾鼻草軍書倚馬立就曲折如公意所欲出公深器之狆苗平威勤公移師入蜀

勅捕白蓮教妖人將擢位同行位辭曰家有老毋倚門望子久矣今即以萬鍾之祿易一日之養非所願也況區區武功爵哉遂歸當時賢士大夫開府東南者皆欲羅而致之幕下羔鴈成羣舒生名籍籍公卿間嘉慶乙亥十月毋喪哀毀過乎禮病遂不起是時已移居吳門子孫遂占籍焉所著瓶水齋集十八卷揚州鹺賈巴氏刻之行於世

江尊師傳

師名全義字浩存吳縣人家世清白父榮讀書

樂道自守儒業兄弟五人師最少與季兄潛然
少慕黃老之術清靜自喜吳門之西有穹窿山
山有三茅峰相傳為雲仙栖息之所
國初鐵竹眞人施亮生開山建道場黃冠之士
常住者一二百人潛然心愛之遂挈弟棄家入
山師受法於姚隱齋門下精進自修寒暑無間
所居如意山房舊為鐵竹養真之地歲久荒落
師一一修治性好蒔花木曰人學長生當使眼
前常有生氣明窗淨几時時拂拭不留一點塵
曰胸中無塵不可使目中有塵師嘗蓄一古瓷

蓋陰晴變色有好事者請以田二十畝易之師曰吾非田舍翁豈以二十畝動其心竟不與晚年自號水月道人客請其說師笑曰逝者如斯而卒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未嘗消長也師壽過七十聰明强健如少年人問師有何修養之術笑而不荅終無有窺其涯涘者

碑

重修法相寺碑

緣西湖而行南山深處有石屋嶺折而左巖壑益深其地有法相律寺乃宗慧大師道場師於

唐景福元年誕降於泉南民家俗姓陳氏生有異表長耳垂肩棄俗出家清修梵行衆呼為長耳和尚至後唐同光二年結茅此山栖心禪定道俗皈依如水奔壑錢氏有國崇信大乘永明禪師當時尊宿王問師今世有異人也無師曰長耳和尚是定光佛出世王聞斯語趨謁瞻禮和尚曰永明饒舌即跏趺而逝王因建斯寺而為供養初名長耳院宋大中祥符九年改名法相寺咸寧間又追贈宗慧大師之號今肉身尚存靈蹟屢著明時有平陽徐翁祈嗣於寺生子

曰節官為郡守徵文述異刊石寺中嚴後士女
禖祝其應若響世歷元明山門頹廢萬歷三十
五年邑令聶君心湯經營修復
本朝康熙五十三年殿燬于火不日仍新迄今
又將百年矣嘉慶十五年寺僧某等因舊謀新
營建繕葺塗泆丹雘次第訖工乃索鄙言紀其
歲月論者謂風輪旋轉法界遷流定光古佛在
莊嚴刼早證聖果是何因緣忽游五濁世界吾
謂諸佛法身皆有二種義一真實身一權應身
真實云者至極之體妙絶拘累不可以方處期

不可以形量限清淨正覺湛然常存權應云者
和光六道同塵萬類修短應物生滅隨時形由
感生體非實有若宗慧大師之出世也殆所云
佛之權應身非耶夫至道無名而非名不顯至
人無相而非相不傳佛與衆生同游覺海分則
億兆合則一體有感斯應若鼓還桴理有固然
其無足怪僧等紹隆正法導引群生建此不可
思議功德豈非祖庭之幸歟不有所述何以乘
後爰紀顛末壽諸貞珉

表

處士陳君墓表

故處士陳君蘭村與余有縞紵之交歿後八年孤子鈺以狀乞表其墓夫異苔同岑古有成言芝焚蕙歎昔賢所感是以履道表幽人之貞谷風旌處士之義施哀壠墓行道猶然況在友生敢辭荒陋按狀君諱圻字坦園蘭村其自號也先世自山陰遷于金陵遂占籍上元縣祖平章父祥發道素相承世守清德君幼懷貞敏宅心醇粹讀書嗜學早有令名祖父皆擅名法之學君既冠慨然曰讀律可以致君何必芥拾青紫

始稱閒達遂捨儒業而習法家之言郡縣延聘羔雁成羣君引經折獄有古人之風兩造具備五辭無聽宥過罰罪務得其平君至性惇庸家門雍穆追萊子之娛親慕君魚之潔養父毋既歿終身孺慕每諱日營齋未嘗不涕泗沾襟宗族稱孝人無間言宣聖有言五十而慕殆庶幾焉嘉慶十年三月八日以疾卒於繁昌縣之賓館春秋六十有四孫子鈺扶柩歸里于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楊梅園之原禮也相茲幽宅無有後艱善可風世銘垂不朽其詞曰

鬱鬱佳城大江之濆君子樹善以貽後昆孝乎
惟孝弟忝其親令德未艾視此銘文

銘

山東糧儲道宋公墓志銘并序

余少習法家言爲幕府賓客操刀筆治案牘歲
甲辰吾鄉汝和宋公牧皖之和州邀余偕行公
與余皆婿於同里蔣氏於姻婭在丈人行公顧
與余爲忘年交凡兵刑錢穀簿書訟獄諸事無
所不與其議與公周旋甚久既而余赴春官試
旋通籍入詞垣公亦移山左累遷其官丙辰今

天子登極之歲公先爲山東糧儲道緣屬縣有
罣吏議者并及公鐫三級當需次吏部公已引
疾而虞當路者之不之許也將再起意持兩端
不決余曰公年六十七矣又三年古人懸車之
歲也公方為選人毋乃非老氏止足之義歟公
以為然決計歸丁卯余罷山東按察使再入翰
林是冬以疾乞歸公已病拜公於床下公執余
手而言曰衰朽殘年鐘鳴漏盡行與子别矣知
我者莫如子吾畫像一軸子為我為之讃他日
幽宅之銘亦唯吾子是累余曰讃畫像則諾若

壙志如公盛德將眉壽無害姑勿議既別閱旬日公竟謝世余從公游久又重以生前之託烏敢以不文辭公諱思仁字藹若汝和其號也蘇之長洲人宋之先爲三吳望族累世清德曾祖兆鶴祖照翰林編修考邦綬戶部倉場侍郎公之生也公母蔣夫人夢籐花盛開如慶雲因命小名曰積慶幼穎悟好讀書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學使試輒冠其曹讀書紫陽書院山長沈歸愚廖南崖兩先生皆器之數舉不利司農公謂曰吾家世受

國恩汝當及時自効豈可操觚爭一日短長與寒畯競進耶是時豫河興大工公輸資如例議敘授四川簡州歲丁亥公莅任繕修城垣擒治姦宄威信既彰州乃大治時

國家用兵兩金川軍營檄備牛馬他邑輒用民力牧養資送公一切自出資為之民不知兵上官察其賢委權知保寧府事府治瀕嘉陵江江水齧城根城日蝕公築護城隄鐵牛鎮之水患永息既回簡州而司農公之訃至壬辰服除補廣西橫州州政廢弛久公至其威信如治簡州

先是司農公曾撫廣西橫人感公德因而思先
公之德建遺惠祠祀司農公至今香火不絕先
後權太平柳州二府事西隆州者粵西極邊也
距省治甚遠猺獞䍲處州官失撫馭嚚然變生
督撫知公能移公往治公至擒其倡亂者王抱
久等十四人置於法州人以寧庚子冬丁母憂
服除謁選得安徽和州州俗多溺女不舉公請
於上官創建育嬰堂巡撫高文勤公嘉其事給
幼孤遂長之額以旌之乙巳歲大旱民飢公請
帑金五萬有奇以賑貧民賑既竣民食尚艱則

文煑粥以飼之冬寒公曰貧民賴
朝廷大賚已得食矣其能禦寒者有幾出私財
造棉衣千領擇無衣者畀之明年春大疫公募
人周行四境收瘞無主屍時學使葉公觀國至
州試士曰吾行江北道路屍相藉和州獨無何
也公對以收瘞狀葉嘉歎久之州治臨江公於
城外鍼魚嘴設救生船以拯夫舟行遭風者州
境香泉田圩舊被水不可耕治者一萬畝公督
民修治隄防其地仍爲膏腴丁未以薦遷山東
泰安府所屬肥城有先賢有子後裔公請于巡

撫奏置五經博士奉
旨允行庚戌
純皇帝巡幸山東登祀岱宗公蒙
召見于行在奏對稱
旨與宴　行宮拜錦緞荷囊之
賜并
錫詩章是歲調濟南府癸丑還山東糧儲道而
齊東縣有胥吏犯法罪應荷校縣令鄭琦樹私
釋之事在公守濟南時追論以失察降職公遂
引疾歸家居以敦厚廉謹教其子孫讀書行義

老而彌篤所居一室左圖右史臚列古器奇石蒔花竹于庭終日嘯咏其中泊如也如是者十餘年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八公性至孝先是司農公官山西公母蔣夫人偕至官舍猝患風疾勢將不治公刲左臂肉和藥以進遂安其居官也廉靜慈惠勇於興革故所至有聲其聽訟如家人反覆推求必得其情而後已境有古跡必訪求而表章之在保寧修治張桓侯墓在和州州廨有劉禹錫陋室水心亭故迹皆繕完之并畫

像刻石以示後人在粤西譔太平便覽在山東譔泰山述記皆以誌古今文獻性儉約室無姬媵雖在官飲食服飾如寒士平居無絲竹博奕之好惟善奕公餘時一及之嗜吟詠所著有稾餘存稿四卷廣輿吟二百篇善畫蘭竹頃刻數十紙坐客爭取弗靳也於書無所不窺星命卜筮堪輿之術無不通以決人窮通休咎無不驗曩在公幕下公視余生年月日曰子他日將魁天下嘉慶乙丑余以重慶守乞假歸省墳墓公曰子且鵲用後二年有小咎子其慎焉皆如公

言在官尤愛士乾隆丙午鄉試公在和州賓興決科陳生廷桂敬生大科皆才首擢之兩生皆先後成進士僉以公有知人之鑒云公之疾也仿謝石測字之術以自卜座客或舉蘭字因公性喜畫蘭也公曰蘭字古文作蘭門字有二月之象今適當十二月吾病殆不起矣蘭字中從東而俗書常從東東者十八日也此月十八日殆吾長逝之期毋己而果然可為神矣公性慷慨好義親族子女貧不能婚嫁則婚嫁之有吉凶緩急則周恤之配蔣氏子三長蘭蓀殤次榮

廣西南寧府同知次林太學生出繼為公弟思誠後皆先公而卒孫三承豫承恩承溥曾孫三守培守基守訓承豫等將以嘉慶己巳九月葬公于萬祿山之麓乞余作銘以如公志銘曰

微子策封宋國始建華胄千葉明德斯遠篤生司農

大朝之彥公寔象賢克率厥典幼學壯行撫茲烝人民懷慈母吏畏神君

帝曰嘉哉汝予世臣累遷其階以酬乃勳惟公治官若古循吏有猷有為百廢具舉

國著官箴家藏治譜中道而蹶弟竟厥緒惟公居室孝友是敦惟公接物廉讓攸聞公歸道山幽宅永寧積善餘慶宜爾子孫

劉蓉峯墓志銘 并序

嘉慶丙子春觀察劉公自粵西解組歸予謁之於花步里第覲其容色慘淡時公方有長子之喪竊謂西河之痛賢者不免迺未幾而公病遂不起夫公秉耿介之姿抱匡濟之略有志當世而不竟其用其心殆有歉然不能自釋者耶將葬孤子運鈐以狀来乞銘予與公同里習其為

人安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𢙏字行之蓉峰其自號也先世從宋高宗南渡卜居於洞庭東山曾祖昭德祖世禧候選州同知父金省刑部雲南司主事公生早慧弱冠能文章聲譽著於鄉里游京師受業于嚴愛亭太史之門學有師法乾隆丙午舉於京兆是科南昌彭文勤公寔主京兆試夙負人倫之鑒故被知者尤於衆論翕然云五赴禮闈不第公遂慨然有當世之志適朝廷以川楚用兵又頻年河患將不次用人公納貲如例以道員分發廣西公單車就道不携

妻孥自隨先署右江兵備道既又攝柳州慶遠兩府事皆有政聲其在柳州地襍猺獞且當會匪滋事後公恩威並著編戶大寧其在慶遠也有河池州民盧培莫阿古二命案官吏受賕留獄不結公廉得其情請于上官黜其官罪其吏沈冤以伸邦人頌之忻城土民聚衆械鬬公親督兵役擒其首惡置之法邊徼賴以無事公在嶺外久為山瘴所侵體漸憊有故山之思大府方倚重公而公竟引疾歸先是公以山居僻陋移家至蘇州城西花步里所居有山池花木之

勝公益羅致奇石嘉卉築寒碧莊一時賢雋皆從之游裒集天崇以来名人制藝手定一千五百餘篇鐫板行世嘉惠後學平居無聲色之好惟性嗜花石著有牡丹新譜茶花說石供說又喜蓄法書名畫仿清河書畫舫之例集成十卷曰挂漏編又集古今石刻環所居壁間朝夕相對以自娛公自嶺外歸未久病即劇以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歿于花步里第春秋五十有八明年九月初九日葬於長洲金盆塢之原夫人席氏子二運銓府學生先公一年卒運鈴

吳縣學生孫三懋勛懋勳懋勣銘曰

洞庭包山東南福地靈氣所鍾寔生才智學秉

文章仕優政事天乎憖遺不竟其志嗚呼古人

有言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德貽後昆將高大公

之門

杭州同知席公墓志銘并序

吳郡為水鄉太湖最大湖之中𧆃七十二山洞

庭最著山之上烟火萬家席姓最盛席氏世生

偉人或以桑孔之術權物貴賤而成素封或以

文學起家其閒有英絕領袖之者在家則家治

在官則官治若筠亭公其人也公諱維世字臨九以筠亭為號始祖唐武衛將軍溫由關中遷於洞庭東山祖經父麟皆贈如公官公少孤舅氏葉公魏堂贅公於甥館魏堂績於學所交多當時文士家有檀園常招諸名流讌集其中公皆與之游因得熟聞古今沿革損益之要初筮仕為浙江鎮海丞權石門令乾隆庚子

純皇帝舉南巡之典石門當

清蹕所經公執壤奠侯遮扞衛

帝嘉其勞有文綺之錫是歲陞永嘉令永嘉地

瀕海市舶所集商民襍居訟牒繁多公勤於政庭無留獄執法持平奸宄斂跡暇則進邑中人士與談文藝葺東山書院以課之士風嚮學翕然改觀縣西溪田歲苦水溢公募民築防皆成膏腴公善折獄太守知其能他邑獄辭未當輒付公覆治多所平反海洋多盜公多方偵緝獲其魁

天子嘉之命以同知用是時浙省方興修海塘督撫請以公補杭州西路海防同知董其工公感

朝廷不次之知盡心力任其事寒暑無間以疾
卒於官春秋四十有五公性廉靜內介外和官
所至得民心其去永嘉百姓扶老携幼追送數
十里平生不治生產性慷慨急人之急凡事先
公後私殁之日室無餘財衣物多質典庫中子
七某某孫四某某曾孫一某孫子等以某年月
日葬公於洞庭龍頭山之陽銘曰
靈山嵯峨龍威所居篤生偉人將大其閭鄉之
善人國之循吏中道而隕弗竟其志公志未竟
公澤長存積善餘慶貽諸子孫我不識公識公

令子是彝是訓以懋繁祉

贈奉直大夫周公墓志銘并序

春秋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所謂達者非高爵厚禄為宗族交游光寵之謂其人必蓄道德能文章言為世法行為人師然後可謂之達矣江周氏自元公以来承儒守官二十三世而至盤谷老人其間恭肅忠毅仕在勝朝或以忠讜匡時或以剛方直亮徇節斯皆可為達人矣盤谷老人復經明行修守其清德以啓佑後人既歿將葬孤子一鶚等以狀乞銘夫闡揚盛德惇

史之職也烏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東吾忠毅公之五世孫也初名篤字培根後因夢兆易今名號許愚晚年又自號盤谷老人曾祖昱祖振業父以持儒業相承韜光未顯公生五歲母喪寄養外家八歲入塾就傅授經穎慧過人困于童子試甚久洎夢見天榜遂易名補博士弟子員文章高簡淳古取法大家不以雕琢爲工終歲教授生徒藉束修之入以自給簞瓢雖空不介于意諸子皆以文學起家次子鸝立宰蒙城公寄理縣十則一曰修文二曰講武三曰存心

慈四曰立法嚴五曰慎刑六曰戢暴七曰勿偏聽八曰勿任下九曰制節謹度十曰正身齊家丁㝉告戒手書至二千餘言可為善教其子矣又曰能常守窮秀才家風方不失古君子行徑鶴立書此二語常懸諸兩楹之閒以自勗善夫今世士大夫當其窮居自命未嘗不欲砥礪廉隅以託于賢人之閒及一朝得志紛華誘于外而嗜欲生于內不禁盡喪其生平此無他其故皆在不能守秀才家風耳果如公言可以盡一世無簠簋不飾之事豈獨周氏子孫奉為庭誥

而已公生于乾隆三年殁于嘉慶十九年年春秋七十有七子六殤其一孫四曾孫二孤子一鶚等以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葬公于縣之垘字圩新阡銘曰

蒼姬百葉餘緒長惟有德者壽而康抱質守素能文章貞臣五世數必昌一門五鳳齊翱翔煌煌庭誥生輝光高原膴膴笠澤旁地卜云吉辰則良公之神兮游大荒鬱乎幽宅兮歸藏

何元長墓志銘并序

邃古之初神農以粒食養萬民黃帝即嘗百草

察其寒熱溫平乃與岐伯雷公鬼臾區之徒製為方術以療民疾苦聖矣哉醫之為術直與稼穡同功職是古今史乘靡不為方術立傳自扁鵲太倉公以下載在方冊者不可悉數竊以為靈素尚矣若秦越人之難經張仲景之傷寒論孫思邈之千金方等書皆久行於世然習其說以治人輒生者半死者半蓋幾微之誤性命以之斯術烏可不慎歟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子所慎者疾而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誠慨乎此事之難知也若青浦何君濬安世業

於醫自宋紹定中有淳安主簿佩者精于長桑之術傳至潙安十九世世世習其術宜乎神明而勿失也潙安既歿孤子其偉卜葬于幹山之陰持狀來乞銘潙安義甚高心儀其人久矣願得而志之按狀君諱世仁字元長潙安其號也其先宋朝奉大夫滄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青龍鎮三世至淳安君以醫名又三世天祥為明醫學教諭徙居華亭楊廉夫所作壺春丹房記者是也入
國朝有汝閬者以孝行聞嘗遇仙人授異術活

人無算事載江南通志殁祀鄉賢祠郎君五世祖也曾祖灶字嗣宗歲貢生博學工文尤精于醫術其治疾也神明變化不可測度至今故老猶有能道其遺事著有金匱要略本義傷寒論本義保産全書行於世祖王謨字鐵山爲縣學生工詩善文章著有倚南軒集萍香詩鈔亦以醫名世復徙居青浦幹山余少時猶及見之考雲翔早卒君性通敏喜讀書以其餘力游於藝書畫篆刻諸事無所不精少承祖父緒論究心靈素之術考張劉李朱四家之説仲景治傷寒

一百十三方其法至備然古今稟賦不同今用之慮其攻伐太峻劉完素偏於用熱不盡六氣之變東垣以土為萬物之毋一意扶脾學者不察往往以峻補而過其邪丹溪謂陽易動陰易虧獨主滋陰降火守其說者亦致寒涼損真此非四家之過不善學者誤用其術而不知也君參其異同究其得失有鄰人遘危疾君一劑起之維時鋏山先生尚在謂君曰吾家自宋以来習醫者十七世矣爾父有志未竟爾當努力繼之乾隆五十年君由國子生入貲為布政司理

問有勸君仕者君曰母老矣不能遠離膝下且醫亦濟世事何必仕也君既以術能活人遠近病者集其門無虛日舟車襍遝至衢巷梗塞君不以貴賤貧富異視殫思竭慮務得其受病之由故所治輒應手愈然君不自徇也每曰自非長桑豈能洞見腠理毫釐一失生死立判吾敢不慎歟君尤擅望聞之術有金山人某來胗君曰爾曾溺于水乎其人曰然與之藥即愈人問君何以知其溺君曰望其色黑而滯切其脉沉而牢此陰寒內襲是以知其溺也又有嘉興沈

姓人攜婦求胗先醫者皆以爲癥也君視之曰娠也勿藥而謂其夫曰爾將大病不可治其人艴然去歸十日竟死其婦則産子無恙也又崇明何氏子病瘵甚來胗君曰脈雖危神色未衰尚可治與一方平平無奇其人疑之更數醫罔效他日又來君仍與前方服之則痊矣君所活人歲以千計不可勝述畧述其一二君貌修偉赤髭鬚兩目閃閃若電而性和易近人所胗病者自遠方來雖危不治必婉言以慰之俟其出則私告其從者而反其幣曰彼不遠千里而來

生死視我一言質言之是趣之死也寠人來脉輒施藥以助之恐其貧不能自給也其仁心愛物如此君幼時溺於水若有人援之出者既躍而起其人倏不見殆有鬼神護持者歟君輕財好施平居坐客常滿宗黨有吉凶緩急求濟者無弗應從弟逮少孤廢業君資之讀書應試入學為諸生未幾病歿復經紀其後事曰吾所知者人事耳其天亡則命也王述菴司寇與里人同志者輯明忠裕陳公子龍詩文集既成無資授梓君曰此宇宙至寶寧忍聽其湮沒耶即出

貲庀工刊行之費白金八百餘兩然君實非素封皆挦撦稱貸以成之客有以法書名畫古器求售者苟心賞雖過直弗靳君嘗於福泉山側葺屋一區顏其堂曰愛日而自號福泉山人既奉母以居亦自作避䖃計然醫門多疾應接弗暇豈能一日息也秋暑偶患癃下之疾俄左耳後發一疽君自知不起惟以弗克奉母終天年為恨嘉慶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卒春秋五十有五配王氏子四其偉其瑞其順其章孫四寶林寶籛寶瓏寶堦君所著有簳山草堂集十六卷

福泉山房醫案十卷治病要言四卷藏于家銘曰

天有六氣過則淫忩人感之疢疾生活人心法扁盧精粹山有賢以醫鳴陰陽調劑歸和平道與造化相權衡表忠慕義平生心傾囊弗靳輸千金闡微發幽敭令名九峯委宛三泖清君真歸藏終古寧幽宅毋糵賍我銘